

欲情世界

杨东明



激情世界

蘇利明



时代广角镜长篇小说书系

欲情世界

杨东明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 唐宋元

封面设计: 邱 岚

版面设计: 李 军

书 名 欲情世界

定 价 5.90 元

作 者 杨东明

ISBN7-5411-0796-4/I·735

1992年4月第一版

1992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数 1—7430 册

印张 11.875

插页 2

字数 277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印刷

每个存在，都努力展开它自己。
而这种展开的欲望，便是它的真正本质。

—— 题记

第一 部

米兰曾在这儿送走过母亲，此刻又来送父亲。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个殡仪馆都漂亮得有点儿刺眼。宫殿式的大屋顶，挑角飞檐，缺的只是雕梁画栋了。大厅里的地面也太光滑。光可鉴人，使人不能不想到那让一双双鞋底细细打磨过的舞厅。慢节奏的哀乐宛如熬煮的蔗糖，缓缓地冒着粘稠的气泡，使空气中弥漫着若有若无的甜味儿。在这里聚首的人们彬彬有礼不慌不忙地走着，互相打着招呼，犹如踩着哀乐的节拍在跳慢华尔兹。

米兰呆呆地站在遗体告别台前，失去血色的脸颊像冷冰冰的汉白玉，和白色的衣裙融成了一体，人群排着队从她面前走去。他们在瞥了一眼死者遗容后，一一过来与米兰握手。那份恭敬，就像拿姿拿态地邀请这位冷艳的小夫人下舞池一样。

米兰无心留意在这种时刻这样的场合仍旧贪婪地投向她的窥视的目光，她整个人已经被悲伤冻凝了。“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她知道在这整个大厅里，只有自己和小妹的悲伤是最真实的。其余的一切：这大厅、这哀乐、这挂着哀容的人群……都显得矫饰、做作、虚情假意。

从今后，她要匹马单枪地打天下了。虽然，她一向认为自己是这么做的，她从来没有依靠过家庭和父母的力量，但在父亲那高大魁梧的躯体訇然倒下之后，她才蓦然明白她是被载在

一艘钢骨铁甲的登陆舰上闯过了一次次风浪的。如今，再没有那钢骨铁甲了，出现在她面前的是无遮无拦的浅滩，不管那里潜伏着什么凶险，她必得向前走，走……

即便是此刻的这个立足点，她也不得不暗自承认是父亲为她提供的。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的办事员，当然远远谈不上显赫，但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水是件颇轻闲的事。如若有些“事业心”呢，这种公司也很有些实权和实惠，能让人一试身手。所以，这实在是一个退亦可进亦可的前沿阵地。

米兰看不出有什么父亲的“生前友好”是自己今后能够求助的。那些“好友”们今天在这里出现得实在太少太少了，虽然她依旧记得在家里门庭若市的那些年里，许多频频出现过的面孔。“文革”时期，父亲太茫然无措了，摇摇摆摆地一直不知道靠拢哪一派好，及至局势渐趋明朗，他才表示支持中央已表态支持的“红色风暴”。此时，“红色风暴”麾下乱纷纷不知聚集了多少倒戈投奔者，他早已算不得什么使天平倾斜的砝码，因而，便也未能获得称得上举足轻重的职位。

他以此举给自己涂了一层浓重的“红色风暴色彩”，及至“文革”宣告结束，“七月狂飙”俨然是最后的微笑者时，他便无可挽回地永远失势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闲职，几种缠身不去的疾病，使他名副其实地落入了“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境地。不明内里的人还觉得他是个庞然大物，实际上则大谬不然，即便是安排米兰到那个公司去上班这样的事，也是老头子几番走动，拜托了当年的老下级才算弄成。就拿这回丧事来说，机关例行公事地派人参加了一下追悼会，省报上按规定发了一则短而又短的消息，就是他死后的全部哀荣了。

相形之下，倒是丈夫夏绍珪的朋友们那支队伍称得起庞大而壮观。殡仪馆外的小广场上，一字排列开三十多辆闪闪发光

的“上海”、“丰田”、“皇冠”、“马自达”……车的主人们和他们的坐骑一样神气十足，容光焕发。这是P省新崛起的一代“四十岁领导群”中的一部分核心人物，他们几乎全是“文革”开始时在校的那批大学生。清华、北大、北农机学院、复旦、哈工大、西北工大……细究“学历出身”，全是些威威赫赫的名门望族。精通业务自然是毋庸置疑的，政治上的练达亦需让人刮目相看。有了“文革”的十年磨砺和随后多年的宦海涉足，言谈举止都颇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大将风度了。

夏绍珪是在他从北京财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P省的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时，与这些难兄难弟们结识的。当然，与已经当上了厅局级甚而更高级别的干部们相比，他那个正科级显然低了一点儿。但并非人人都是一阔脸就变的势利眼，况且多年的患难情谊和相似的生活道路、相近的教养情趣维系着他们，他们还依然乐意与夏绍珪“认同”的。

如果说夏绍珪的谈吐和仪表在他们中间算不上超群出众的话，那么应该承认他丝毫不比别人逊色。他那高大挺拔的身材本可以与节日游行的仪仗队员媲美，遗憾的是他有些发福了，下巴向下坠出一个小小的弧线，小腹向前膨出一个大大的弧线。这当然使他显得比年轻人笨拙，但也因此显得老成持重，并使得挺括的西装像旋转的裙裾一样撑散开来，别有一番做官的潇洒风度。

然而，这群人中瞧上去最不起眼，最缺少“风度”的那个瘦小的瘸子，却恰恰是无形中的精神领袖。他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阙如，人人都传说他是某位故去的中央首长的儿子，虽然是前妻生的，但毕竟是老革命家的骨血。那位老革命家大约是汲取了古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教训，要儿子不靠老子吃饭，所以给儿子改了个不易与自己联系起来的名姓。但

世人们依旧将他们联系起来，因了这种联系，使阙如成了瘸子；又同样因了这种联系，使阙如成了P省街头巷议，飞短流长的新干部。

当他们之中现任职务最高的海勃拉起阙如并肩向米兰这里走来的时候，大家都下意识地闪开了。海勃是农家子，放羊娃出身，凭自己的才智从西北的大山沟考进了京城的高等学府。几番脱胎换骨，眼下早一扫小家子的拘谨土气。他粉嫩的脸上放着光，比阙如的那张干麻脸多了一抹得意的红色；他那吹抹过的头发齐整整地向脑后梳拢着，比阙如的那个小平头显得厚实和润泽得多；他穿着中跟皮鞋，节奏锵然的步伐，与阙如踩着平底布鞋拖拖沓沓歪歪斜斜的不均匀摆动更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世间早有“陪衬人”之说，然而此时此刻，却很难说清究竟谁是谁的陪衬。

“小米，老瘸看你来了。”海勃跨前半步，将阙如介绍给米兰。

“老瘸”二字并非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叫的，随口道出这两个字来，便显出了他和阙如极为亲近不拘的关系。

米兰早就听说过他，但此番却是第一次有幸见面。一刹时，她竟有些慌乱，将自己的手几乎伸到了阙如胸前的钮扣上。

“小米，请节哀。”他的声音出人意料的沙哑苍凉，像饱经风霜的老人一般。粗硬的手在米兰的纤指上轻轻触了触，犹如小心翼翼地不去碰碎什么精细的玻璃器皿。

当他们离去的时候，米兰暗暗责备自己过去为什么没有更多地留意丈夫的这些朋友——当然，那时他们还未能“崛起”，还是一帮牢骚满腹怀才不遇的书生。今天，她为丈夫有这些朋友而自觉周身放光，但一双眼睛还是带着些许黯然的。他人毕

竟是他入，自己的境遇却并非差强人意。

她正凝想着，一双手却冷不防被牢牢握住了，握得那样久那样紧，使她不但失却了抽出的欲望，反而莫名其妙地萌生了一种软弱的舒适感。一张靠得太近的脸就像让人难以对准焦距似的朦朦胧胧恍恍惚惚。她觉得前额痒痒的，被一股热气轻轻搔着。

“小——米——”！

那是拖长了声调的哽哽咽咽的哭腔，略为尖细，近似女声。米兰终于明白了，他是公司的人事处长柳永顺。她始则有些疑惑，奇怪他怎么会在这儿哭，继而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死了父亲。

由于长着一副白白的面孔和女人似的红扑扑的嘴唇，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他虽然是一个外表严肃的政工干部，却奇怪地向米兰宣称过他喜欢文学，而且尤爱北宋柳永的词。他曾三番五次邀米兰到自己办公室里，探讨柳词“寸心万绪，咫尺千里。好景良辰，彼此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的意趣。“五四”青年节，机关团支部出个墙报什么的，他必定会填一首《雨霖铃》、《凤栖梧》、《卜算子》之类的“词”，堂而皇之地登将上去。

米兰对他既谈不上好感，也谈不上厌恶，只觉得他有些可笑。但他身处的那个位置，又是让人笑他不得的。尤其是眼下，他具体负责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而那恰恰是米兰的一块心病。机关支部初评她的时候，将她列到了缓登或不予登记的名单里。原因很简单，有人说她在“文革”中有严重政治问题。米兰明白，这是公司新调来的龙经理暗中使的绊子。龙经理曾经是米兰父亲的老下级，但在“文革”中却是坚定地投在“七月狂飙”大旗下的人，为保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叶之森立过汗

马功劳。“七月狂飙”带着“保”字帽受挫多年，近几年才翻了身。叶之森当了省长，龙经理走马上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米兰为自己的问题直接向分管组织工作的省委书记胡浩天写了申诉信，详述自己在“文革”中的全部经历和遭遇，以证明自己完全不是什么“三种人”。如果能得个“请调查酌处”之类的批复，那么事情还是有挽回的希望。龙经理初到，尚立足未稳，并不能完全左右一切。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柳永顺倒是举足轻重的。带着什么观点去调查、要证明人证明些什么、如何解释分析那些调查来的材料……就全在柳永顺一张嘴了。

所以，米兰此刻并未从他手中将自己的手抽回，反而扯动嘴角带出一个笑来。

柳永顺显得愈发动情，红着眼圈说：“保，——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啊……”

那红眼圈和不伦不类地冒出来的句子使得米兰有几分感动了。不管怎么说，柳永顺毕竟是公司里唯一前来参加吊唁活动的人。

当高大的烟囱冒出淡淡的轻烟时，米兰奇怪地发现压在心头的那种悲伤也慢慢消散了。她的脑子里一下子涌进了许多与眼前的情景毫不相干的事：今晚该上形式逻辑课了；小妹一个人晚上在家住会害怕的；父亲留下的衣物应该清理一下，看看怎么分……

“绍珪，这几天晚上，我不能回去了——”

“好的，随便。”丈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膀，甚而露出了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微笑，然后便继续与那些朋友们高谈阔论。

米兰摇摇头，没再说什么。此刻，望着那消失在蓝天里的轻烟，自己不也像是卸掉了什么重负似的，轻松了许多么？

二

人的预感常常是很灵验的。

米兰常常能感觉到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怎么说呢？比方说，清理父亲的皮箱时，她感到那夹层里似乎藏着些什么，撕开来一看，原来是一个没听说过的女人写给父亲的信。在办公室的桌斗里拿报表，手一伸，似乎触到了什么东西，果然，那是她早以为已经遗失了的一个精美的小发卡……今天也是这样。

电话铃响了，她像被什么触动了似地去接。

“请找一下米兰同志。”

“我就是。”

“我是聂梦武——”

“……”

话筒从米兰手中滑脱，重重地撞击了一下桌面，她也一下子顺着一个突然出现的斜坡，滑进了往事的深谷。

“你，你在哪儿？——”米兰伸出手抓住话筒，颤着声喊。仿佛是在那深深的谷底伸出手来，呼喊着求助。

“我在办公室里。”听声音，对方似乎是在微笑。

“我想见见你……，能见见你吗？”

“当然。我也一样——”

“什么时候？现在？”

“不行，我正忙着。这样吧，今天是星期六，明天你可以到我家来。河东路18楼5单元1号。”

.....

接到电话，仿佛早已死去了的往昔的一切，忽然又都复活了。米兰真想此刻见到他，可已说好在星期天。星期天什么也不干了，让它完全属于自己吧。

.....

童年时代，每个星期天都是属于米兰的。

在寄宿制学校里呆了六天之后回到家里，一切都是惬意的。在学校，二十多个女同学同住一个大房间，而家里却有属于她的小单间房。她用不着爬到双人床的上铺去做那些让人提心吊胆的梦（在梦境里她总是滚到悬崖旁，一个翻身便悬在了空中，掉也掉不下去，爬也爬不上来），家里的这张小棕床是软软的，保姆晾晒过的被褥在暗夜里散发出阳光特有的那种让人懒懒慵慵、舒服得让人昏昏欲睡的气息。在被窝里搂着小绒熊，她会梦到自己躺在静静的湖泊中的一艘小船上，荡荡悠悠地在芦苇荷花丛里穿行。白天鹅在蓝天上抖着翅膀，灰麻鸭嘎嘎地追逐着船舷，蹲在船头的小花猫伸出爪子去捉水里的鱼；花孔雀示威似的抖开尾屏，发出狗一般的叫声……

在阳光里睁开眼，只见床头、桌面、书架上摆的那些玻璃鹅呀、鸭呀、鱼呀和小瓷孔雀花陶狗什么的，都一动不动规规矩矩地站在那儿，犹如一群正在淘气的孩子猛然见到老师进来，便一个个收了本相，做出老实态。

这时候，妈妈来征求意见。小乖乖，星期天喜欢吃什么？鱼，鱼，鱼……糖醋、清蒸、红烧——总之是鱼！在学校里是很少吃鱼的，而米兰却和爸爸一样，像猫一样爱吃腥，尽管妈妈最怕鱼腥味儿。

星期天，家里就总是吃鱼了。

然而，爸爸却常常不在，星期天他也要去参加那些仿佛永

远也开不完的会。妈妈坐在饭桌上，竭力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为女儿挑出那鱼肉中的刺。

初中一年级的功课，对于小米兰来说，就像要她在舞台上做一个“劈叉”动作一样容易。她做什么事都太容易了。数学轻易地得一百分，作文轻易地被老师当作范文，外语轻易地背熟了单词，唱歌轻易地唱出别人扯直了嗓子也喊不出的高音……于是，校文娱队总是让她演主角，老师提名让她做了班级的学习委员。她没有当上班长，因为几乎所有的男同学都说她“骄傲”，背后称她为“小白鹅”。但是，她一点儿也不明白自己怎么“骄傲”了，她只是不大理睬那些男孩子罢了。

她做什么事都是很认真的。那一天，她正对着镜子，煞费苦心地要用自己那头并不太长的乌发，编出新疆维吾尔姑娘那种珠帘似的十几根小辫子来。上次在学校演出的时候，是老师编的，而米兰决心自己学会。

楼道里，忽然传出咕咕咚咚的响声，天花板也象一张鼓面似的，被人闷声闷气地敲响了。讨厌！米兰知道，那一准又是院子里的几个拖着鼻涕的男孩子爬过门上的翻窗，钻到二层那所空单元房里去玩。

米兰没有来得及给最后一根小辫子扎好绸带，就急急忙忙地往外走。她要像赶一群鸡一样，把这些顽小子们轰走！

“喂——”她看到楼梯上有一个身影，便毫不客气地嚷了一声。然而，当那人回转身的时候，她却噤了声，木呆呆地愣住了。

楼道里是没有窗子的，但是她感到有一束明亮的阳光蓦然一闪，使她不得不垂下眼帘遮掩自己。继而，她感到周身都被那道阳光烤热了。

那是一个看上去比自己大一点儿的男孩子，修长的胳膊修长的腿，脸上已显出石雕般的棱角，面色也如石雕般光滑而苍

白。他穿着一身带着飘带的水兵服，无檐帽斜压着浓黑的眉梢，潇洒中透出几分早熟的男子气。

“水兵”没有拿枪，而是用下巴紧紧抵压着抱在怀里的一大摞书。当他回转身看这个在楼梯下呼唤他的女孩子时，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手松脱了，那摞书如同泥石流一般顺着楼梯滚滑下来。

米兰几乎是不加思索地弯下腰，去捡那些书。那些书真厚，带着硬硬的壳儿，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谢谢你了。”那“水兵”从楼梯上走下来，他的嗓音真好听，标准的普通话，很像电台少年儿童节目，宣布“星星火炬，开始广播”的那个男孩儿。

在这嗓音面前，米兰简直羞于说话了。

“你在楼下住吗？我们家刚刚搬来，就在楼上。有空儿，请你到我们家来玩儿。”

“水兵”大大方方地道别，又大大方方地离去。就像他在楼梯上倏然出现一样，他又倏然地消失了。

米兰回到自己房间里，怎么也无法把小辫上的绸带扎好。对着镜子里的姑娘，她莫名其妙地将那少年方才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谢谢你了。你在楼下住吗？……请你到我们家来玩儿……”

他也进了米兰就读的那所学校，他是从北京转学来的，叫聂梦武，比米兰高一个年级。

校文娱队准备国庆节演出节目，米兰参加了一个双人舞的排练，她没想到舞伴兼教练是聂梦武。他跳起舞来真灵巧，时而蹲下，时而跃起，修长的双腿交替弯曲伸展，双手随着拍节“啪啪”地打着响指，像风似地旋转，轻捷而又强悍。